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淚珠緣
第三十四回 繡貨鋪張總管拚股 美人局來順兒迷魂

卻說次日，圓圓將這話告訴他母親，他母親高興，自不必說，一面便叫他哥子找屋子去。不道學士街前後左右一帶，卻是秦府圍牆門的大屋子空著，是當初秦府裡開銀號的，現在移別處去了。問了一聲，這屋子每月要二十兩租銀，一百兩押租。他哥子嫌太大，另外又沒得空屋，回來和他妹子說了，圓圓忙叫去定下來，便把些銀子先叫他哥子買幾件好衣服穿了，又把一隻鐺子換去了。教他拿一百二十兩銀子，往秦府總管房裡去講，他哥子小名叫阿喜，本來和總管張壽認識。因張壽常買他果子吃，這會子來找張壽，張壽一眼見他穿著湖縐棉袍，方袖馬褂，簇新新的鞋兒，宛然一個好家子弟。因詫異道：「阿喜哥，今兒怎麼來，這樣一個光鮮，敢打著了白鴿票嗎？」阿喜笑道：「爺們又取笑了，瓦片也有翻身的日子，咱們苦這一輩子，也該有個好日。」因說妹子蒙葉府裡放了出來，知道咱們窮，又賞了許多銀子，叫做本錢做生計，養活我這個老母，這會子因要租房屋開舖子，知道對街那屋子是這邊府裡的，所以來求老爹做個保人。張壽聽了，也替他歡喜，因道：「你要偌大房子開什麼舖子來？」阿喜說明了，張壽道：「好好，咱們府裡的生意明兒都挑你罷。這屋子我便替你作保，你可帶錢來沒有？」阿喜連連道謝，向懷裡掏出一包銀子來，請張壽過秤。張壽看了看成色，向手裡等了一等道：「正是一百二十兩。」阿喜笑道：「老爹這手倒比秤子還准呢。」張壽也笑道：「咱們成日夜拿這個過手，自然戩的出來。」因道：「你租約可寫來沒有？」阿喜道：「沒有。」張壽便向文具裡拿了張白的花箋出來，又把那筆硯移過來道：「你便在這裡寫一紙兒算了。」阿喜小時也讀過兩年書，便拿起筆來寫了一張。張壽看時，見寫的名字是蔣文喜，因道：「這便是你大名麼？」阿喜道是，張壽收下了，因讓阿喜坐下道：「這事你打算多少落本？」阿喜道：「我妹子只有五百多塊錢，去了這裡一百二十兩，便是一百六十九元八角，還剩了二百多塊錢，想一應作了本兒。」張壽道：「這一點兒濟什麼事，還要辦生財傢伙，總要像樣點兒，倘將就了些便不起眼，在這府門口開一萬年也發不得財，這生財一筆便得二百兩才夠，還有什麼錢辦貨。」阿喜被他這樣一說，把一肚子高興掃得精光，一句話也講不出來。張壽因悄悄的道：「我有個乾兒子在這府裡，手頭很有幾個錢，去年打算開一個欄杆舖子，也是單靠府裡的銷場，算來一年也不好算，咱們府裡從老太太起到小丫頭止，共有二百多人，你算一年要用多少，這生意也和繡貨差不多，不過又是繡貨銷場大些。一年送人的就是一大宗。此刻我的意思，你這個舖子小了開不出，必得二千銀子落場才好看。你或是借二千銀子去，或是和他拚股子，都可以使得。」阿喜不敢答應，想了想道，且和妹子商量去。因問：「若說是借，每月品個什麼利？」張壽道：「那我也不肯要你多，照二千銀子落場，你一月總能掙到七分利的樣兒，除去開銷總有三四分利。這裡說放重利，又講不過去，回頭老爺知道，那還了得。照官利一分六，那就再少不得。」阿喜點點頭，便回去和圓圓商議。他母親膽小，一口叫不要這樣大開口的攬。圓圓卻有把握說：「借不必，隨他一釐錢，也是要還的，還是拚股子。咱們湊出一股。這筆不夠，我還有四個金戒指，是四錢一個的，一串金項鍊兒，是三兩重的，也有二百五十幾塊錢好換，就湊得起來了。他出三股或是五股、七股，聽他的便。賺了錢，總照股兒派，我來管帳。只是先要講到，既拚了股，須得立一紙合伙議單，有利同分，有折同認，可不能折了一點便抽股子出去。那不是一抽兩抽便抽坍了。」阿喜知他有些見識，便照他這話去對張壽講了。張壽見講的不差，滿口答應，便當面擇日立議。到十二月初上，就要開張起來。這且慢表。看官知道，張壽的乾兒子是誰？原來便是兆貴的兒子來順兒。怎麼別個小廝不聽說有錢，偏他能掙得到這些銀子，這有個曲折在裡面。原來秦瓊積了幾個私蓄瞞著人，叫來順兒拿去放利，只說是來順兒的，這底細只有兆貴和張壽知道，別個就不明白。這會子來順兒和阿喜合伙開舖子，秦瓊也不知道，只拿一分錢一月的死利息罷了。

且說阿喜自開了舖子，吃用俱不消問得，都是圓圓在裡面理值的。圓圓本來替葉赦管過小貨帳，這會子便放出手段，辦得井井有條，生意又甚是興旺，不到半月一結帳，已消出千把銀子的貨，倒多了百把兩銀子，一家子都很歡喜。來順兒來，圓圓便給他看帳，來順兒自然興頭。因見圓圓長的標緻，暗暗垂涎。圓圓看他知趣，也有些意思，只礙著他哥子的眼睛，兩人只各自懷了一個心思，偷空兒逗幾句玩話便走散了。不道圓圓這人雖是好淫的，他卻從不肯失了便宜。以前和葉赦好的時候，總不時要他的金器首飾和些衣物。他打諒來順兒，年輕沒主意，早存下一個意見，想吞他的本錢。這會子便暗暗換了一本簿子，把掙的做了自己私蓄，這簿子上每結下來，或是消了一千兩貨、他只開七八百兩，或是七八百兩進貨的，他開上一個一千兩。這一來一去，便不可算，生意也實在好。他這樣舞弊弊，每日帳簿上總還多許多錢出來，所以也沒人看的他出。到了十二月十幾上，秦府裡和葉府裡，都到他家來定繡貨和平金披墊，兩府總算起來，也有七八千兩銀子交易，舖子裡墊下不來，便叫阿喜和張壽去商議。張壽也知道本錢太小，便替他向帳房先領了一張一千兩的票子，又替他往自己府裡開的萬豐銀號裡去，說通了掉款才活動起來。這一下子便賺了千把兩銀子。圓圓和吞了五百，卻被張壽看出苗頭，怕走了摺，便叫來順兒向府裡告了假，進舖子去管年帳。來順兒正想著圓圓，巴不得一聲兒。便打十二月二十一進舖子裡去。圓圓把帳簿交與他管，暗地裡仍做著鬼。

來順兒管了兩日，弄得頭盔倒掛，每日的進出帳還結不清來。圓圓看著他，嗤的一笑，來順兒便請他代算，只一下子把釐毫絲忽都算的甚清。來順兒靠在旁邊看他，見他穿一件太紅白繡緊身兒，低著頸子，一面看簿子，一手打算盤，映著燈光，那臉兒便嫩的吹彈得破。見四下沒有，忍不住伸手兒向他臉上一摸。圓圓驚了一下，因問怎麼，來順兒笑道：「這裡有一點墨污著。」圓圓便拿帕子去揩，問可有沒有了，來順兒道，沒揩淨呢。圓圓又用一點兒吐沫子揩去。來順兒還說沒揩淨，圓圓因把帕子遞與他道，你替我揩，來順兒便挨近身來接過帕子替他揩一揩，因道，那邊也有點兒，圓圓回過臉來了，卻被他可巧的親了個嘴去。圓圓嗤的一笑，故意嗔道：「這算什麼？」來順兒嗤的笑道：「你這小嘴唇兒上也有了墨，替你吮淨了，怕又不是我不是。」圓圓不理，一手來要還帕子，來順兒向他手心上撓了一下，卻把帕子揣在懷裡去。圓圓站起來來搶，來順兒忙逃到牀邊。圓圓追過來，卻被來順兒一把抱住揪在牀裡，把舌尖兒亂塞到他口裡去。圓圓把頭亂搖亂躲，口裡說：「我要喊了。」來順兒央告道：「好姐姐，你便可憐我吧。」圓圓道：「這刻子被人撞見算什麼，要等你睡了我來。」來順兒還不信，圓圓發了誓，來順兒才放他起來。圓圓站起來，理理鬢髮，向他瞋了一眼，那來順兒的魂早沒有了。圓圓剛走到帳桌上坐下，卻好他哥子進來，說母親喊他。圓圓便出去了。這裡來順兒便似失了寶似的，等不到起更，便自睡下。不道等到天明，也不見來。

次日，連影兒也不見了，盼穿眼的盼了一日。只道今兒晚間該來了，卻又空等了一夜。一連三四日不見圓圓，心理疑惑，因問阿喜道：「令妹怎麼幾日不見。」阿喜說：「病著。」來順兒才放了心，不說圓圓哄他的了。吃過飯沒事，便出來街上逛逛。可巧，碰著盛府裡小廝文兒，便一把扯住道：「好好，咱們喝酒去，多日不見了。」文兒見是來順兒，便也高興，就同走出學士街，找了個酒肆，檢個座兒坐下。酒保認識來順兒，因陪笑道：「來大爺，今兒什麼風吹到這裡來，有好的新開樽噴香的玫瑰燒和新鮮的腰子蝦仁、鱧魚、鯽魚、冬筍、炒黃魚、溜黃菜、烹肚頭。」來順兒道：「好好，隨便攪幾樣吃罷。」那堂倌答應，喊出去了，一刻兒便把一壺酒和一盆子蝦仁送上來。來順兒替文兒灑上一杯，又自己灑上一杯，喝了一口，又吃了一點菜，因問文兒道：「前兒咱們三爺去拜你們爺兩趟，都回說出去了，三爺回來生氣說，你們爺拿架子，分明的一個說在家裡，一個說出去了，倒底怎麼一個講究。」文兒笑道：「我們爺也太嬌貴了些，他因送了三封書去，沒一個回字。親自到府裡拜了兩趟，又都不見。打七月起，盼到九月，也不見個影兒。到十月裡，你們三爺才來一趟。可巧我們爺真的出去了，爺回來知道，懊恨得什麼似的。次日趕忙回拜去，又說三爺往葉大人府裡弔唁去了。過了幾天又去，又說往紫陽山逛去了。爺趕到紫陽山，氣喘喘的爬將上去。哪裡有個人影兒，總說又逗出了。回來過了兩天又拜去，又說逛西湖去了。咱們爺不信，這十一月天氣還逛西湖去，分明是假的。所以你們三爺來，他也叫回說出去了，不見他，還說你們三爺拿架子給他看。他很瞧不起你們三爺。其實我看你們三爺不像有習氣的人。」來順兒笑道：「這也好笑，照這樣他倆一輩子也不得見面了。聽說你們爺的書畫很好，我想求點畫兒不知可使得。」文兒連連搖首道：

「這個不用開口，他從來不肯替人畫。只有他高興著，畫出來送人倒是肯的。」來順兒道：「不是白畫的呢。」文兒道：「他稀罕什麼錢，若和他提起一個錢字，就比打了他一下還要恥辱。所以咱們家日用，他都不問，只憑奶奶調度去，他一天到晚，手裡拿著一支筆，一刻兒也不停，向紙上颼颼的不知道寫些什麼，天天的寫，寫的滿屋子都堆著字本子，有客來，他也不和他們談什麼天，那客人也不講話，總捧著他寫的本子看，看一會贊一會，喝口茶，吸筒煙，便走了。」來順兒笑道：「那客人和主子都不是呆，那些來的人都說是才子呢，究竟我也不知道才不才。」來順兒笑了起來，堂倌又送上酒菜。兩人乾了兩大杯子。文兒說有事，便要走了。來順兒定要他再喝一杯。文兒只得依他，立著喝了，便和來順兒出來。兩人分路，不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正是：

遭遇也憑天作合，姻緣多半鬼揶揄。